

我生命的乐章

——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首部自传

祖宾·梅塔 著 邱思婷 译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我生命的乐章

——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首部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生命的乐章 / (印) 梅塔著; 邱蕊欣译.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81096-323-7

I. ①我… II. ①梅… ②邱… III. ①梅塔—回忆录
IV. ①K833.5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09218号

我生命的乐章

祖宾·梅塔 著 邱思婷 译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5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1096-323-7

定 价: 36.00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43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出品人序

我喜欢的老头

得知很快就能见到曾三次指挥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世界级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时，我很有点紧张。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对他一无所知，而现在我已经决定在中国推出他的自传《我生命的乐章》的中文版了。

2010年10月，梅塔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应邀在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式上演出。我与梅塔自传的中文版翻译 Sisi 按照约定时间赶到了闭幕式举行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5号门口，梅塔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

梅塔今年74岁，毫无疑问是个指挥大师，同样毫无疑问，他是个很精神的老头。时间紧张，他还没有换演出服，只微笑着简单招呼过我们后把演出票给我们，并邀请我们在中场休息时到后台，与他谈在中国出版他的自传的事情。

Sisi 是一个在德国独自闯荡多年的漂亮中国女孩，不只拿回一个芭蕾舞的硕士学位，还在德国芭蕾舞界争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热爱和崇拜梅塔，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他并成功说服他把自传的中文版翻译任务交给了她。Sisi 在寻找国内出版社合作时除了告诉我梅塔在音乐界无人不晓，指挥过四次维也纳音乐会之外，还反复强调“梅塔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指挥家”！我被她的热情感染，同意资助出版梅塔中文版自传的计划。



而精彩的演出彻底证明了 Sisi 的推介毫不夸大！

梅塔的魅力无法抵挡，我被他与乐队合作完成的音乐盛宴感动得不能自己。他的年龄挡不住他的魅力和他的性感。我喜欢这个老头，我相信每个开始了解他和他音乐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喜欢他。

中场休息时，我和 Sisi 赶紧跑到后台。梅塔的助理在等我们，立刻把我们引进梅塔的休息间。

梅塔从小沙发上站起来，与我们热情洋溢地握手拥抱后，马上开门见山地问：“书翻译得怎么样？”听到 Sisi 表示进展顺利，他又紧接着提醒她书稿中有很多的音乐专业词汇和指挥的专业术语，一定要翻译准确。

Sisi 急切地跟他确认关于他明年来华的行程。当知道梅塔可能无法安排北京的行程时，Sisi 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他们关于书稿的交谈非常热烈，甚至于我在一旁看到梅塔的皮鞋鞋带开了，想出言提醒都找不到机会。这时我听到梅塔再次提到专业术语的翻译问题，赶紧插话保证会安排中国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把关，他才满意地说：“太好了。”这才放下了心。

短暂的 10 分钟会面很快就要结束。临别时他欣然同意我的合影请求，还立刻站起来认真地把燕尾服穿好才与我合影。我们匆忙告别，梅塔依然展现了他良好的西方绅士风度。

我们飞奔回观众席，我突然想起梅塔的鞋带开了，心想他千万不要着急踩到鞋带而摔跤，很是后悔自己忘记提醒他。直到梅塔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带着微笑平稳地走上舞台——鞋带系得好好的——谢天谢地，我的顾虑才打消了。

谢幕时我看见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文化部部长蔡武、上海市长韩正。他们正和其他嘉宾、观众一起，为梅塔与以

色列爱乐乐团的精彩演出报以长达 10 分钟以上的热情掌声。在这掌声中，我非常高兴自己作出了出版梅塔自传中文版的决定。

演出结束后，我与 Sisi 同车回浦西。车行驶在黄浦江的大桥上，目光所及的上海，夜景很美。我突然感到 Sisi 也比来的时候美多了：我不得不感谢身边这位敢于争取机会的 80 后小姑娘，正是她对艺术和大师的执著使我开始认识祖宾·梅塔这样一位招人喜欢的老头，也使《我生命的乐章》的出版超越了“事务”的范畴，成为我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

葛林涛



译者序

004

我和梅塔这次的约见定在佛罗伦萨市立歌剧院周五下午6点，黄昏初始，把这座意大利的文化之都映衬得更加迷人，这正是我心目中的“翡冷翠”。大师昨天刚从洛杉矶回来，从机场直接到剧院，这两天就是为了准备来中国演出曲目的排练。他提前已经嘱咐了剧院门房我会来访，守门的一位意大利老太太用电话通报了以后，叫我稍等片刻，很快我便看见梅塔身着便装走了出来，简单地拥抱，几句寒暄后，他把我带到了他一楼的休息室，非常歉意地表示需要我等他一会儿，还有两个采访正进行了一半，他结束后马上过来。

休息室很简单，一架钢琴，一组沙发，里面是化妆间。茶几上摆着威尔第和马勒的乐谱，还有刚刚在洛杉矶迪斯尼大厅演出的一些乐评，助理提醒今天是他孙子生日的字条等……大师刚刚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并被称为是文化英雄及和平使者的伟大指挥家。

没过一会儿，梅塔就回来了，他一边询问着我的近况，一边把我带到了他在楼上的一间更宽敞的休息室。这儿看上去更温馨，有家人的照片，有他从佛罗伦萨半山房子的花园里采来的柠檬和盆栽，有朋友送来的书籍和巧克力，当然少不了的是各种各样的乐谱。梅塔坐在沙发上，略显得有些疲倦，马上我们便开始讨论这本中文版传记首发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他在中国紧张的行程安排。

大师的这本传记《DIE PARTITUR MEINES LEBEN》是2006年在慕尼黑首发的，当时正值他70大寿。从1998年到2006年，他一直担任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而我是2003年进入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并在2006年传记首发时为德国的一个中文周刊采访过梅塔。作为这本中文版传记的授权人和翻译，我非常荣幸能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让喜爱他的中国朋友看到一个更贴切、更真实的梅塔，了解他对音乐的热爱和他的成长之路，感受他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经验，倾听他对爱，对生活，对人类的一些感悟。

《我生命的乐章》得以在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在中国巡演时与读者见面，要感谢我们的出品人葛林涛先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出版中心的陈欣副社长，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毛升先生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他们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在非常紧迫的翻译过程中，研究生蔡莉和朱丽娟帮我做了不少调研工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轻松调频的王璐，我的好友俞欣、徐晓楠对我鼎力支持，我的助理陈燕在非常紧张的时间里协助我作了修订，一并表示感谢。

大师是一个充满童真，极其细心，又永远都精力充沛的人。他进房间的时候会询问你灯光是否舒适，想喝热茶还是矿泉水，会主动跟我聊些和芭蕾相关的故事及他与努力耶夫之间的趣事。一晃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梅塔看看表，问我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话可以一起共进晚餐。我们走出剧院的时候，门房老太太的一个朋友在那恭候多时，希望大师可以在她的一张卡片上签名，于是梅塔放下手中的东西，耐心地在卡片上写下了几行字，还用意大利语和她寒暄了几句。

也许是在慕尼黑定居过的原因，他开着慕尼黑引以



为豪的宝马在佛罗伦萨的小街道里疾驰，他喜欢开快车，而且一直以来都爱自己驾驶。在威斯汀，我们简单地享用了晚餐，他又聊到和张艺谋导演的合作，与朗朗的结识，他熟悉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他刚看完的电影《黑天鹅》，他接下来十几站的巡演……

我曾经疑惑过，一位年过七旬的艺术大师为何还总是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如此紧凑，难道他从不曾疲倦吗？但现在我从他聊起音乐时那神采飞扬的眼神和妙语连珠的谈吐中突然读懂了：音乐是滋润他生命的源泉，在音乐的世界里，他才活得更加自由，更加灿烂！正是出于他对音乐事业无限的挚爱 and 责任感，才能使他在音乐世界里永不疲倦地翱翔。

这个翡冷翠的夜晚，我为能作为大师传记的翻译感到无比自豪，我真诚地感谢梅塔，也祝福我们之间的友谊长存！

邱思婷

自序

要畅谈我自己的人生，聊我的一些人生准则，不得不说，第一步我先得主动说服自己去接受这种冒险。我一再思索，对于不乐于生活在回忆里的自己来说，唤回那些尘封的记忆实非易事。

在过去的 50 年里，我从事着自己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专业——我是一名指挥。我一直沉浸在大师之作和美妙旋律的怀抱中，即便如此，我既憧憬着未来即将发生的每一个音乐项目，并同时专注于当下的目标：下一部歌剧新作，即将到来的一场音乐会，计划中的巡演，与新独奏乐手的合作，或是作曲家的新作。哪怕显然是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每当音乐再次响起的那一刻它所传送的感知都是全新的。一个个音符跳跃而出，每部作品的发展都扑朔迷离而难以捕捉。但要让听众在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对整个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练习和排练，和每个乐手交流，相互磨合，在每次演出前再努力地使其更加完善，才得以让每场演出能有所提高。我作为一名指挥，尽管执棒了几十年并对这些作品了如指掌，但为了让我和乐手们的每次合作都能令大家满意，这仍需要我对乐谱反复一丝不苟地详细研究，从而与每个音符、每个演奏家们融为一体，共同圆满地完成演奏。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与憧憬未来相比，回顾过去显得如此地困难。然而我希望将音乐事业赋予我的宝贵经验和偶遇奇谈和大家分享，也许还能把我在音乐方面的某些见解告



诉大家，并鼓励年轻的音乐人不屈不挠地跟随自己的直觉和理想，跟随音乐的脚步，去创造音乐，并与音乐成为人生的挚友。

我生命的乐章

——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首部自传

008

目 录

出品人序.....	001
译者序.....	004
自序.....	007
1 在印度的童年生活	001
2 在维也纳的学生生活	009
3 至关重要的岁月	027
4 在北美——蒙特利尔，洛杉矶等.....	051
5 南希——我的爱情故事	076
6 又一个爱情故事——以色列爱乐乐团	085
7 友谊——音乐上的朋友和伙伴们.....	119
8 纽约，佛罗伦萨——20世纪的音乐	145
9 把音乐带给大家	173
10 指挥——爱的结晶	178
11 迁居慕尼黑.....	194
12 我的中国情	210

1 在印度的童年生活

1936年4月29日我出生在印度。那时的印度社会动荡不安，然而，家庭的温暖和安全，使我几乎感受不到社会的变动。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正经历着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必须完成的使命——民族独立。1936年我出生时，印度正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从1924年到1937年，甘地作为印度国大党领袖领导了印度独立运动，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1936年的印度仍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1947年8月印度独立。那一年，我11岁。

我童年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政治动乱的干扰，而是备受父母的呵护快乐地成长着。记忆中，母亲温柔慈爱，父亲则非常了不起。记不清什么时候第一次与音乐接触，童年的我，是个非常普通的男孩子，厚脸皮，爱搞恶作剧，喜欢打架，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快乐。我身上的第一个伤疤就是9岁那年打架留下的，后来，喜欢上了玩曲棍球，这个爱好一直贯穿着我整个学生时代。

我的父亲叫梅利·梅塔（Mehli Mehta），生于1908年。因为我爷爷是一位棉花厂主，所以父亲很早就被认定要接手家族生意。然而，他年轻时就迷上了音乐。毫无疑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们可不像今天这样，能幸运地随意欣赏音乐。那时，若想欣赏音乐，除非自己会演奏，或者难得能去听一些伟大演奏家们的音乐会。那时的音乐家们很少像今天这样经常性地巡演，所以对音乐爱好者来说每一次演奏都如



此地珍贵。

父亲听过 20 世纪最重要的小提琴家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的演奏，也听过捷克小提琴家简·库贝利克（Jan Kubelik）[指挥家拉斐尔·库贝利克（Rafael Kubelik）的父亲]的演奏。那时，简·库贝利克经常为一些大规模的音乐巡演做指挥，每次去中国上海演出时，他都会途经孟买逗留几天。我想，那些音乐一定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看到了一个音乐世界的大门在向他敞开，他越来越为之着迷。他感到自己生来就属于那个世界。而那个世界也决定了他的一生。

父亲所听到的音乐激发了他对音乐无限的热情，他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拉小提琴。然而，对于一个从一开始就要被训练成会计师的印度青年来讲，这一切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均来自传统的印度拜火教徒（Parsi）家庭，那时，拜火教徒家庭与其他家族相比，更容易接受青年人追求音乐的理想。不过，我父亲对音乐的巨大热爱在周围的圈子里也是非常罕见的。

002

无论如何，父亲决心要实现他演奏小提琴的梦想。他找来一把小提琴，并且开始自学。学习过程中，没有专人指导，没有老师，只是偶尔受到一位意大利裔音乐老师的指点。父亲除了对音乐狂炙的热爱，他的天赋也惊人，决心更是坚定不移。如此下来，没过多久他便能毫不费力地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了。

我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常常听到父亲在房间里练习拉小提琴的乐声，屋里到处散落着好似天书一般的乐谱。我喜欢看这些乐谱，尽管我根本读不懂它们。父亲还有一样奇妙的东西，一部电唱机。当时酷爱音乐的我们对它自然是爱不释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唱机可真是一件老古董。那时，20 世纪 40 年代，用电唱机听交响乐或四重奏，一张唱片播放

不了五分钟，就得换下一张。当时还没有出现刻槽比头发丝还细、能录制很长乐曲的塑胶，不知不觉中将年幼的我带向音乐的乐园，从此再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那里。



如我前面所说我出生在一个印度拜火教家庭。印度拜火教，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恐怕还不太熟悉。拜火教来自一个古老的宗教团体，这个宗教团体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地点位于今天的伊朗北部地区。因此，拜火教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作为国家宗教，历经数个朝代，直到7世纪伊斯兰教徒占领波斯（伊朗的古名）后，虔诚的拜火教徒不得不迁徙到印度，大约9世纪在孟买北部地区定居下来。因此，今天的拜火教徒是波斯人的后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帕西人”（Parsis）。这是波斯人的译音。

这个崇拜一神的宗教，将光明与黑暗、真实与谎言对立，与犹太教的教义相似，直到现在到底是否是拜火教影响了犹太教的问题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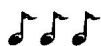
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名字由两个单词组成：ustra是骆驼的意思，zarath则是指身体健康的人，这反映他出生在一个游牧家庭。这个历史性的人物与后来广泛流传自康德和尼采所说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并非完全吻合。

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当初所确立的教义，2500年来已成为拜火教徒的最高信仰，这种信仰简单地说就是善思、善言和善行。目前，全世界有大约8万拜火教徒，我是其中之一。在印度，我首先是一个拜火教徒，然后才是印度人。在其他地方，却正好相反。按拜火教的规矩，不可以通过传教而成



为拜火教徒，而只能从父系一方继承，这也是目前拜火教人口在不断减少的原因。教内有两种对立的派别，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我把自己归为自由派，认为即使父母双方有一方不是拜火教徒，孩子也可以继承为拜火教徒，前提是父母双方的信仰必须是一致的。

印度是个多语种国家，也有许多方言。拜火教徒讲古吉拉特语，这种语言在孟买北部的古吉拉特被使用。比较巧合的是，圣雄甘地的母语就是古吉拉特语。



父亲一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希望自己演奏小提琴的水平能够得到提高，应该有位老师对他进行悉心的指教，把他培养成像俄罗斯小提琴手那样一流的演奏家。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父亲决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拜师求学。我、母亲及小我两岁的弟弟扎林（Zarin）则留在孟买。这一别就是四年。父亲获得了拜火教的慈善资助金去求学，但他那时年龄太大，已不能进入著名的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只得拜师求艺。父亲幸运地得以师从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亚美尼亚人伊凡·加拉米恩（Ivan Galamian）。伊凡是他那个年代相当显赫的小提琴老师，俄罗斯的莱奥波尔德·奥尔音乐学派的大师。他教过的音乐家有米歇尔·罗宾、伊沙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平夏新·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这些人后来都取得极高的成就和声誉。

那四年对我们一家人来讲比较艰难，尤其对母亲更是如此。那时父亲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学业及生活，不能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支柱，母亲便不得不独自照顾我和弟弟。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外祖父母家里比较殷实，母亲倒是没有过多经

济方面的负担。

在纽约，经过名师的严格训练，父亲的音乐天赋被充分地挖掘出来了。他每次去音乐会后，都把节目单寄给我们，还把对每个作品的评价写在上面。



我在孟买的一家西班牙耶稣会创办的学校读书，耶稣会的学校在印度被认为是最好的学校，他们用英语授课，这一点正合父母的心意。在那里的求学经历对我和弟弟日后的生活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玛丽高中接收各种宗教背景的学生，因此，学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环境。班里约 40 多名学生，分别来自六七个不同的宗教背景，有印度教，伊斯兰教，拜火教，锡克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谁也不会想着把我们变成天主教徒。《福音书》在那里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学习的。我觉得在这所学校的生活教会了我高度尊重民族多样性，尊重人们的不同。我明白了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若接受彼此的差异，相互理解，是可以融洽相处的。

玛丽高中的生活似乎是我日后生活的一个缩影。应该说，我周游世界，与各种人接触的人生是从玛丽高中开始的。无论身在何方，我始终是个印度人，这也是我无论在哪里生活，都不放弃印度国籍的原因：我属于这个生我养我的国家。

从纽约回国后，父亲非常关注孟买的音乐界，他举办个人音乐会，邀请杰出的音乐家来孟买演出。家中又像小时候那样，充满了音乐。他教我如何识乐谱，使我的音乐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那时我刚 13 岁，正是吸收知识最快的时候，便迅速对众多重要的交响乐作品相当熟悉了。虽然对有些作品，我只是认识了钢琴乐谱，并没有真正听到过乐曲，但这